# 有趣的纠结

陈世旭

我在乡下插队的时候，属烟鬼之流，牙黑如膏，十指焦黄，烟瘾来时无烟可抽曾撕过垫床的棉絮卷筒煞瘾。一旦有人说起戒烟的话题，我就以笑话对之：某人向寿星讨教长寿秘诀，寿星说了“四不”：不吸烟，不喝酒，不食荤腥，不近女色。讨教者失望地说：那还活个什么劲？只是后来为了攒钱结婚才不得不将此嗜好让位给了更重要的人生任务。

抽烟和戒烟，大概是烟草进入人类生活以来人类最为纠结的话题之一。即便大科学家，面对这个话题也是左右讨好：伦敦大学的赫克斯利教授，有一次演讲时，先讲烟草是毒害，今生决不与烟草打交道。让反对吸烟的听众大鼓其掌；接下来又讲后来他跟吸烟的友人结伴旅行，也吸了几口，从此认为烟草真是好东西！于是主张吸烟的听众齐声欢呼。

关于吸烟，赞成和反对的双方都振振有词，言之凿凿。

赞成者说，烟草涉及数亿人的嗜好，一亿多人的生计，上缴财税名列前茅；尼古丁在世界范围防治鼠疫、霍乱和伤寒发挥过作用，烟碱对阻止年龄增长带来的多种疾病有效；抽烟会让大脑产生愉悦的感觉，可以帮助记忆，是思想的助产士——“你的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抽烟会让男女皆时尚、酷，拉美几个著名的大胡子加雪茄不啻是性感的象征，等等。

他们因此抱怨主流报道故意忽视了这些。

吸烟也的确遗下了许多名人逸话：爱因斯坦就把烟斗与书和大树并列，作为牛津与剑桥的写照；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呼吁美国人民“不给钱，就给烟”；二战，美军司令从前线写信给防长：“你问我赢得战争需要什么？需要香烟！”——精神和肉体双重磨难中的军人需要对胜利的幻想；意大利的马志尼在被放逐时，面对突然闯入的刺客，静静地吸烟，并抽出烟卷请刺客享用，吓得那个刺客跪下谢罪。拿破仑也许口福有限：他得到土耳其公使送的烟卷，一口猛吸，给呛得怒吼“恶魔！”让人颇为遗憾，如他若懂吸烟，后来在圣赫勒拿岛，就可以此慰藉了。

相对于政治家，烟与文人情调似乎更接近。

烟常被看作是与酒、茶鼎足而三的清雅之物。清代文学家全祖望作了一篇《淡巴菰扼赋》：“将以解忧则有酒，将以消渴则有茶。鼎足者谁？菰材最嘉。岂知金丝之熏，足供清欢神效”；林语堂大讲了一番吸烟的道理：“作文者必精力美满，意到神飞，胸襟豁达，锋发韵流，方有好文出现，读书亦必能会神会意，胸中了无室碍，神游其间，方算是读。此种心境，不吸烟岂可办到。”烟卷之于文人，几乎是一种道具。鲁迅画像中倘少了指间那一缕在沉闷中袅袅的青烟，真不知会少了多少神采；美国的爱默生和英国的卡莱尔皆自觉曲高和寡，唯彼此可为知音。好不容易见面了，却相对而坐，各咬烟斗，一语不发。直到握别，依然无话。正是咱中国北方大老爷们的表达方式：啥也不说了，都在烟中；最决绝的文人嗜烟如命，马克·吐温说：“如果天堂没有烟斗，我宁可去地狱！”

然而，“吸烟有害健康”——不只是有害吸烟者还有大量无辜的被动吸烟者的健康——毫无疑问已经是经过现代科学验证的卫生常识。劝导戒烟并且在许多场所禁止吸烟，是社会文明水准日益提高的一个标志。

这就凸显了烟草在当今社会的尴尬。

其实，禁止吸烟，古已有之，且相当严厉：十七世纪的各国君主几乎都禁烟。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会把吸烟者赶进空壁炉，以使他们的烟从壁炉烟囱排出去；罗马教皇乌尔班八世有谕：教堂是纯洁之地，严禁吸烟。违者革除教门；埃塞俄比亚国王下令割去吸烟者的鼻子；1634年，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因吸烟引起火灾，国王下令每月一次用挂着烟斗的绳子穿过吸烟者的鼻子，游街示众，并当场处死。

后来，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波斯国王自己也吸上了烟，禁令才不宣而废，抽烟在各国渐成风气。

健康和享受常常是一对矛盾：贪图享受，有可能损害健康；注重健康，难免牺牲若干享受。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为给烟草业找一条新路子，有人动了许多脑筋：高大上的诸如研究对心血管、呼吸系统疾病有缓解作用的卷烟新品种，添加药物，降低卷烟中的焦油，使之具有预防、缓解、治疗某些疾病和保健的作用——似乎未见公认的成效；简单些的则有“抽”而不“吸”，让烟香只在口腔中打转，充分领略烟草的醇香之后，便从口腔或鼻孔中呼出，并不吸入肺内——以我的经验，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生活中这样的相互对立，并非只有烟草。只不过烟草带给人们的，除了纠结，还有一种纠结的趣味：“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是戒烟。我都戒一千次了！”马克·吐温借抽烟对理性的揶揄就颇有趣。

# 中国诸神的谱系

申赋渔

立春要“迎春神”。事实上，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神。

春神叫“句(gou)芒”，“句”是小草刚刚冒出泥土的样子，头勾着。“芒”是春天刚生出的小叶子上毛茸茸的小刺。句芒长着人的脸，鸟的身子。手里拿着一只画圆的“规”。春天之时，从东方吹来暖和的风，把大地吹绿。句芒本来的名字叫“重”，他是“少昊”的儿子。

少昊的父亲是“太白金星”，母亲叫“皇娥”，是天上的织女。她与牛郎的妻子“织女”一样，很辛苦，每天要纺织到深夜。皇娥在银河西边的穷桑树底下与太白金星相遇，两人相亲相爱，生了少昊。少昊后来到东方建了国家，并且继承了黄帝的帝位。被称为上古“五帝”之一。

少昊的另一个儿子，叫“该”，后来成了秋神“蓐(rù)收”。住在可以望见太阳落山的“泑(yōu)山”。蓐收完全长着人的样子，只是身上有白毛，手是虎爪。一手拿着一把画方形的“矩”，一手拿一把大斧。这斧子表明他还管“刑罚”。古代要“秋后问斩”。秋神有杀气。他和句芒，一东一西，手里的“规”“矩”，表明了他们的权威。当然，夏神、冬神手里也拿着他们的象征物。

夏神叫“祝融”。他又是火神。手里拿着一个“衡”，一根天平的长杆。他是“五帝”之一“颛顼(zhuān xū)”的孙子。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后来接替少昊，做了帝王。祝融的名字叫“黎”。有人说叫“重黎”。他所做的事，最著名的有三件。一是替颛顼打败了水神“共工”。共工一生气，撞倒了天柱“不周山”。天崩地裂，幸好女娲现身，补好了天。二是听颛顼的命令，把天地完全分开。在此之前，凡人也能直接跟天帝联系的，从天梯上上下下。天梯叫“建木”，就这样毁了。人神就此渐渐分开。第三件事，是受命于天帝，杀了治水的“鲧”。鲧偷了天帝的“息壤”，为人间治水，天帝生气，就让祝融把他给杀了。

冬神叫“玄冥”。他本来的名字叫“禺强”。手里拿着“权”，是与“衡”配合着用的计重器，也可以是秤砣。他是黄帝的孙子。黄帝的子孙很多。他是其中之一。他的父亲叫“禺猇(xiao)”。是东海的海神。玄冥是北海的海神，又是冬神、北风之神。玄冥与父亲禺猇一样，都是人头鸟身，足下踩蛇而飞。

春夏秋冬四神，只是四位天帝的辅佐神，是他们的助手。天上有五位天帝。

春神句芒是东方天帝“伏羲”的辅佐神。伏羲的母亲是“华胥氏”。有一天到雷泽去游玩，踩着了一个大脚印，心有所感，后来生了伏羲。雷泽是雷神居住的地方，那大脚印是雷神所留。雷神是一条巨龙。所以，后来伏羲以龙为图腾。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中国人又自称为龙的传人。伏羲创出了“八卦”，从此人开始拥有智慧，渐渐成为天地之灵。

夏神祝融是南方天帝“炎帝”的辅佐神。炎帝是代代相传的神农氏。最后一代炎帝被黄帝打败，两族合并。之后，“炎黄”并称。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秋神蓐收是西方天帝“少昊”的辅佐神。他本是少昊的儿子。少昊在东方创立的王国，都用各样的鸟做各级的官员。甚至一年四季，都有专门负责的官员。

这个“鸟之王国”，春天由燕子掌管，这是自然的。燕子一来，春天就来了。夏天呢，就请伯劳来管理。据说它夏至开始鸣叫。所谓“劳燕分飞”，伯劳来了，燕子就走了。秋天请鹨雀掌管。鹨雀是一种彩色的小鸟，声音却高亢，远远就彼此招呼，通告哪里的粮食丰收了。掌管冬天的是锦鸡。锦鸡有着令人眩目的美。据说“立秋来，立冬去”，去哪里呢？或者就是去承担它管理国事的职责。

冬神“玄冥”是北方天帝“颛顼”的辅佐神。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少昊死了，到西方做了天帝，人间的帝位留给了他。他死后，成为北方天帝。

所有这四位神，都听命于中央天帝“黄帝”。一般说到“天帝”，指的就是“黄帝”。黄帝也有一位辅佐神，叫“后土”。后土是“炎帝”的后代。后土的孙子，就是“逐日”的那个“夸父”。后土手里的象征物是“绳”，也就是木匠用的“墨斗”，用来画线取直的。小时候我的木匠爷爷曾给了我一个做玩具。

黄帝在地上还有一个宫殿，在中国的神山上。这座山叫昆仑山，相当于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对这个山，我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昆仑山的北边是西海。那里有竹可以做最好的管笛。东边是赤水。西边是黑水。南边是沙漠。

这是它的外围。再进去，有一座火山，火山里是不停燃烧的树林。火不大不小……

过了火山，就是有名的弱水。羽毛不浮。“弱水”里有一种名为“猰貐”(yà yǔ)的食人怪兽。长着人的脸，马的蹄子，浑身通红。后来被后羿射死了。

序跋精粹

昆仑山有一个叫“陆吾”的神兽巡山。它长得像一头猛虎，身子色彩斑斓，却有九条尾巴。脸呢？不是虎脸，是一张人脸。昆仑山有九重，最高城四周有城墙围着。每墙有九个门。东方一面有“开明门”，门口坐着“开明兽”。它长着九个头，每个头上都长着一张人脸。

大城里有五城十二楼。中间长着一棵叫“木禾”的稻子。周围有不死树、琅玕(láng gān)树等等，琅玕树上结着珍珠一般的果实，是凤凰的食物。一个叫“离朱”的神人一天到晚守着，他长着三个头，所以总有一个头可以不睡觉。

在另一个山头上，还有神们的空中花园“悬圃”。由神兽“英招”守着。它是一匹长着翅膀的“飞斑马”，人脸。里面有瑶水，一直流向瑶池。一路上有“牛头怪”守着，它长得很可怕，有两个牛头、八只脚、一只马的尾巴，叫声像军号。如果有人闯到这里，它朝你一叫，你的家乡就会发生战争。

瑶池呢，住着西王母。她每年农历的三月三都在这里开蟠桃会。各路神仙都来。你如果也能赶上，吃一只，就能长生不老。

《诸神的踪迹》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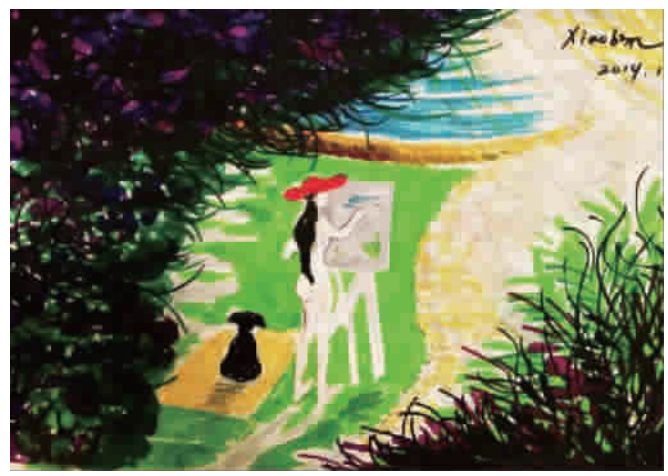
# 买俄文字典的事

任溶溶

我在敌伪时期学俄文，启蒙老师便是中学同学盛俊峰，即后来成为大翻译家的草婴。

学俄文自然要有本俄文字典。当时没有俄文字典，我懂点日文，就决定买一本俄日字典。我到虹口内山书店，居然让我买到了。不过这本《露和辞典》是个大开本，有一个小皮箱那么大。我要是带着它过四川路桥，桥上日军岗哨一定认为我学俄文，有共产党嫌疑，很危险。幸亏我有亲戚住在虹口，他是生意人，过桥日军不注意，我这位亲戚总算给我把字典带过桥了。这本字典仍在，是个很好的纪念品。

从这件事我又想起一件事。还是在敌伪时期，报载有人带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过日军岗哨。日军竟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带书的人是共党。因为《资治通鉴》有“资”字，作者司马光有“马”有“斯”，“光”字也像“克”字，那不是马克思吗？竟有那么巧的事。反正带书的人莫名其妙地受了点罪。



热（综合材料创意画）

徐小斌

# 写华山之魂

## ——读田学森《华山图》有感

王雪峰

多年来，田学森摒弃红尘烦扰，寄居山野，潜心艺术，他以天地为师，以华山为对象，与山林相对话，与草虫相和吟，与日月同生辉，他以油画作为修行的方式，经数年如一日，传华山之魂，显天地之气，呈人文之情，扬中华精神，为当代中国艺术史增添了感人的一页。在他的《华山》系列油画中，人、画、自然融为一体，画华山即是他心的表现，他内心即是华山的显现，心与境合，情由境生，画笔落处则情溢满画面。田学森在华山的修炼是脱去红尘欲望之衣的过程，在自然的情境里，他的最为本真的一面展现出来，纯真如白纸，沉静若处子，这一切都能体现在他的画中，一股华山的自然清新之风扑面而来，让人心静，让人净化。

# 鉴槎溪神韵

叶辛

老同学来访，看见我稿子上写下的这篇小文题目《品南翔小笼 鉴槎溪神韵》，开口就给我提意见：“你这篇文章的标题，怎么像是广告语？”

老同学是我初中时的伙伴，半个世纪的交情了，说话历来都是率直爽朗，不会转弯。

我给他倒了一杯刚从贵州雷公山带回来的银球茶，让他坐下，喝着茶说话。看他品着茶，我对他笑道：“我这篇小文，既是序，又有点广而告之的意思”。

老同学的直性子又上来了：“南翔小笼还要你宣传？上海人谁不晓得，我们小时候就吃过了。你这是多此一举，画蛇添足。”

我说：“我这篇文章里要讲的，正是你不晓得的南翔小笼情况。”老同学不服气了，手点住自己的鼻子：“我会不晓得南翔小笼？笑话，一两皮子包10只小笼，内馅里加什么料，如何包，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那么我问你”，我笑道“南翔小笼馒头制作工艺被评为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这个你知道吧？”

老同学一怔：“这个我不知道。评上了？”

“不但评上了，而且还是全国唯一一个食品类项目。”我告诉他：“我再问你，中国那么大，34个省份都有像南翔小笼一样好吃的食品，为啥偏偏南翔小笼评上了？”

“这个嘛，”老同学掰着手指说开了：“南翔小笼有悠久的历史，有创始人，有可以公开的料和制作工艺，最主要的是它价廉物美，老少咸宜，什么人都喜欢吃，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

今天他见我眯眯含笑光是听着他讲，陡地醒悟到了什么，收住嘴，指着我的题目问：“吃小笼，为啥连带游槎溪，这是啥地方？”

我指指茶杯，请他继续品茶，然后对他说：“槎溪就是南翔的古称，除了我们游过的古漪园，槎溪还有十八景……”

“十八景？我怎么不知道？”他的双眼瞪大了。

“这十八景，都有典故，有桥、有寺、有桂树和杏树，有梅花和荷花，有人文景观，有随四季变化而消夏、赏月、观鱼、看雪之处。”我给他一一道来。

老同学兴致来了：“没想到，我们初中时骑着自行车一天去游个来回的南翔镇，还有这么多花头。我还要去好好把这十八景拍点照。你这里游览指南有吗？”他说着向我伸出了手。

我指指桌上一叠书稿：“人家把书写出来了，《槎溪神韵》详细介绍了这十八景的来龙去脉、奥妙之处。我读完之后，这篇小文就是书的序，书出版后，送你一本。”老同学哈哈大笑：“品南翔小笼，鉴槎溪神韵，我一定再去好好地拍点照片。”

十日谈

白鹤南飞地

**古猗园的设计者，是喜竹痴石的朱三松，明请看本栏。**

夜光杯